

中 华 古 典 名 著 百 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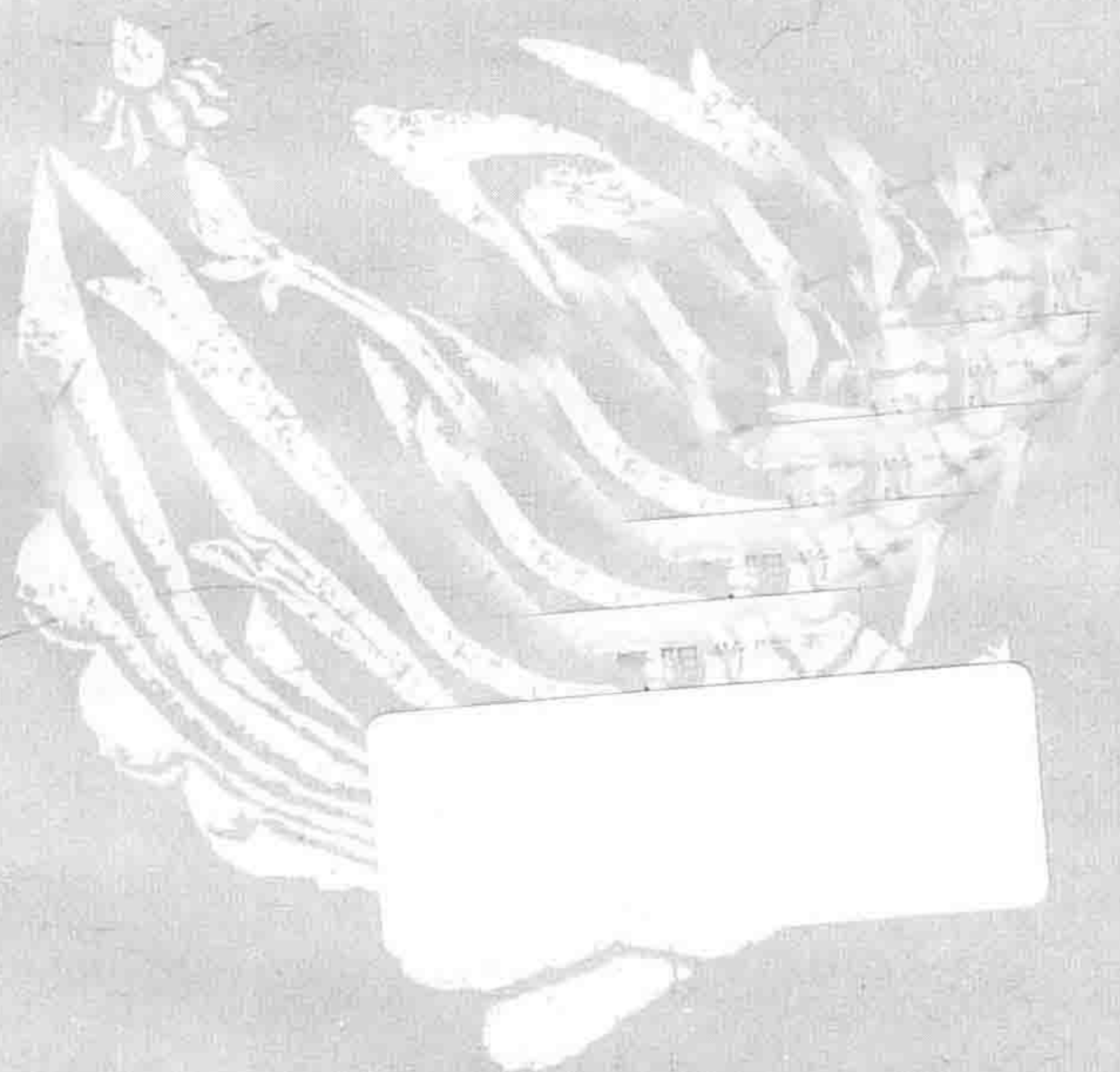
彭 公 案

(清) 贪梦道人 著



ЗНАМЕНАТА НА НАШЕТО БУДУЩЕ

中华古典 名著百部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说着话，胜奎从后面出来，拿了两贴膏药，两包药，说：“石贤弟，你回去时，不怕人死了，可以把牙关撬开，把药灌下半包，剩半包敷在伤处，把膏药剪个小窟窿贴上。”石铸说：“是了！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胜奎往外送出大门，石铸一抱拳，竟自去了。

胜官保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说：“我这一去，投奔钦差彭大人，倘有人中了飞云的毒药镖，那时千里迢迢，谁来我家要药？莫若我先偷着带上几包。这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的药箱子，就在我姐姐房中，我不免使个调虎离山之计。”想罢，到了他姐姐屋中，行礼已毕，胜玉环说：“弟弟你回来了，你爷爷给何人取药？”胜官保说：“姐姐你不知道呀？我姐夫被贼人毒药暗器打的甚重，现在外面书房，你快去看吧！”胜玉环一听，吓了一跳，连忙带着仆妇、丫环，往外直奔书房。胜官保把锁打开，抓了几包药，拿了几贴膏药，偷了几十两碎银子，就由后门出去。

到了外面，不敢走大路，尽走小路。他心急似箭，恨不能一步赶上石大爷。头一天走在一个乡镇，地名窦家集。胜官保到了一座店门首，说：“店家，你这里可有上房没有？”店中的伙计说：“我们这店，不准住小孩。”胜官保说：“你们这店要不让我住，我就往别处去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往别处甚好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们大人在后面，驮轿车辆，共四十多位，我先来打店，你敢说不让住！”掌柜的一听，连忙跑出来说：“小爷先别走，我们伙计不会说话，你老人家要住几间屋？”胜官保说：“上房三间，东西配房也预备十间，你们还得多预备酒菜，我们来到就要吃。我先定下十桌，赶紧叫灶上预备，先给我要菜，叫点酒。”伙计们把他带到上房，抹了桌案，倒上一壶茶来。胜官保在这里吃着茶，伙计又把酒菜摆上。此时厨房灶上忙了起来，预备干鲜果品，水菜海味先用开水泡上，刀勺乱响，预备了十点燕菜上等席。胜官保

吃了个酒足饭饱，天已三更，掌柜的进来说：“小太爷，怎么到这时候，你们大人还不来？”胜官保说：“你派伙计上大路接去，我是抄道来的，横竖也就快到了。”掌柜的出去告诉伙计：“你们打上灯笼，往南边大路接去。”两个伙计打着灯笼竟自去了。

胜官保吃饭已毕，心中说：“小子，你不愿意住小孩！今天这一回，我就要把你治过来。”他在炕当中出了一回恭，竟自越墙去了。掌柜的等伙计回来，说是大道上人影都没有，来到上房一瞧，小孩已形迹不见。桌上的菜也没有了，在屋中一闻却臭的很，一看是炕上有粪。掌柜的埋怨伙计不该得罪他，既得罪了他，就该留神。伙计说：“这也无法，叫他冤了。天气又热，咱们大家过节吧。”掌柜的对伙计说：“这罚你一年的工钱也不够。”彼此争论不表。

单说胜官保连夜往下一走，天光大亮，来到的这座镇叫罗家店。心想找个饭店，吃点什么，再问问离黄花铺还有多远？正往前走，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。胜官保一瞧，正是大同府玄豹山的金眼雕，他赶紧往人群中一藏，心中说：“要叫邱老爷子瞧见，准把我送回家去，莫若我暗暗跟他，瞧他干什么来的？”

书中交代：金眼雕邱成因生了一场病，三四个月都不见好。这天飞云路过玄豹山，前去行刺，砍了几下却砍不动。邱明月回来，一看他父亲病得甚重，便想起一个人来，若得父亲病好，非此人不可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〇回

罗家店小儿戏老叟 黄花铺双棒会清风

话说邱明月从外边进来，刚一进屋，见飞云手举蒺藜锤，照

邱成头上就打。邱明月一声喊叫，说：“好贼！胆敢前来行刺！飞云一听，回头照邱明月就是一锤。邱明月一闪身，飞云蹿出院中，拧身上房逃走。邱明月也不追贼，赶紧看他父亲，幸邱成有善避刀枪的功夫，未曾受伤。邱成昏迷不醒，明月请人百般医治，并不见好，急中忽然想起一个人了。他收拾收拾，带了盘川，嘱咐家中小心服侍，自己出了玄豹山，直奔千佛山真武顶来。

一路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日来到千佛山，到了真武顶山门，邱明月扑奔东角门叩门。不大工夫。只见里面出来了一个小和尚，问他找谁？邱明月说：“我是玄豹山姓邱的，来找欧阳叔父。”小和尚随去通禀，欧阳德亲身迎了出来。邱明月一见，上前请安。欧阳德把邱明月让了进去，过了两层院子，来至客堂落坐。小和尚倒了茶，邱明月说：“欧阳叔父！今天小侄前来，非因别故，只因我父亲染病甚重，名医请遍，服药无效，我特来请叔父前去看病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唔呀！明月你等等，我回禀老和尚去。”说着话，欧阳德直奔后面，见了红莲和尚，把邱明月来请看病之事说了一遍。老和尚乃是修善之人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吧。”欧阳德转身出来，到了前面，说：“明月，你用过饭么？”邱明月说“已吃过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你既吃过饭，我奉老和尚之命，下山同你前去。”邱明月喜出望外。二人即刻起身，下了真武顶，顺大路径奔大同府来。

到玄豹山，进了屋中，欧阳德一见邱成病体沉重，便把老和尚赐的灵丹妙药拿了出来，划了一道符，用水送下去。邱成顿觉神清气爽，明白过来，认得是欧阳德，说：“贤弟你一向可好，从哪里来？”邱明月说：“是孩儿去把欧阳叔父请来给你治病的。”邱成说：“好贤弟！你要把病给我治好。我病着时常糊涂，叫飞云这猴儿崽子打我几锤、砍我几刀，我好了前去找他，把他叉坏

了；找不到他，就找他师父禅弹子火龙驹戴胜其，死了我刨他的坟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唔呀！人死不结冤，你要这么办，那我就走，你这病才好一半，我不给你治了。”金眼雕说：“别走，我不去找就是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不成！你得起誓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我要去，就叫人把我杀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那不算，你有一力浑元气，童子身，杀不了你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我要刨了他坟，叫人把我活埋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上天有神，起誓应誓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治好。”隔两天给他吃一帖药，整二十一天，邱成好得亦复如初，欧阳德便告辞回山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金眼雕已精神百倍，想起飞云打他之事，便带上二十多两银子，换上便服下山了。他日行千里的脚程，那一天来到罗家店，天刚出太阳。胜官保一见，赶紧躲开。只听金眼雕说：“好一个罗家店，倒也热闹，我先找个饭店，吃点什么再走。”他找钱店换了五两银子，要了两吊钱，余者要票带好，来到羊肉铺，买了一吊钱的羊肉。金眼雕转身又往前走，把钱帖掏出来，见前面鱼盆内有几条鲤鱼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这鱼倒也不错。”便问卖鱼的说：“大约要多少钱？”卖鱼的说：“别人要一吊五百钱，你给一吊钱，别还价。”金眼雕说：“先放在盆里，给你两吊，拿帖换去。”卖鱼的接过来就换钱去了。邱成等着，一瞧卖鱼的换钱回来，再瞧鱼却没有了。邱成气的两眼发直，心想：“我自生人以来，今天是我栽筋斗的日子，真有人偷我，有心不答应，卖鱼的是小本营生，也不与他相干。”又想：“我先买镐去，好刨戴胜其的坟，可别把银子再丢了。”来到一家铁匠店，店中代卖各种铁器。金眼雕说：“给我拿个钢镐，该多少钱，我给你。”那伙计从里面拿出来放在柜上。邱成问了分量多重，连挑了七八根才挑好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收银子吧。”伙计说：“银子在哪里？”金眼雕一瞧，桌上的银子又没有了，心想：“这贼好快手！”气得他发愣说：“这镐搁这里吧，回头再来买。我刚掏出

银子放在柜上的，一下没有了，回头来取吧。”

邱成还没吃早饭呢，现在银子没有了，他又是说面子话的人，吃完饭焉能不给钱？自己一想：“我只得把青洋绸大褂当了，好去吃饭。”路西就有当铺，他当了五吊钱，把钱票和当票往腰中一带，进了路东的饭店，一进门就说：“拿你们柜上的钱，给我去买一斤羊肉，省得我去。该给多少钱，吃完了算。”他要了两壶酒，一边喝着，一边生气。

这时，只见胜官保由外面乐嘻嘻、跳跳蹦蹦地跑进来，金眼雕说：“官保，你这孩子打哪里来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跟我爷爷上这儿来取租子，住在王升的店中，我出来上街买东西，听到像你说话，过来瞧瞧。”邱成一听胜奎来了，想拜弟家中是财主，既来收租子，不定收回多少去呢！便说：“官保，你去把爷爷请来，说等我。”胜官保手里拿着的几个钱，掉在地上，滚到八仙桌底下了。他便钻在桌底下，把钱捡了出来。胜官保走后，金眼雕怕胜奎来了菜不够吃，又把跑堂的叫过来说：“我这有票子，你给我去买鱼。”一伸手，钱票、当票又踪迹不见。金眼雕只气得两眼发直，跑堂的也在一旁发愣！金眼雕说：“不买了，等我的朋友来，再拿钱买吧。”跑堂的下去，金眼雕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自己刚要吃饭，跑堂的却端上一盘焖羊肉，两条鲤鱼来。金眼雕说：“谁要的，我没要。”跑堂的说：“这是外敬，不能算钱。”邱爷吃完饭，还不见胜奎来。”跑堂的过来说：“老爷子还要什么？”邱爷说：“不要了，你算帐吧。”

伙计把家伙收下去，算了一吊六百文。那邱爷手内分文皆无，跑堂的倒先送来一包银子、票子，连洋绸大褂都给他赎出来了。还有一张字柬，写的是：“胜官保孝敬”。连饭钱也给了。邱爷一看，又是气，又是乐，乐的是绿林接续，又出了一辈英雄。

不说邱成自己归山。且说胜官保自罗家店又走了有三十里之遥，来到黄花铺十字街一看，路西有座会友楼，便进去上楼坐

下，要了几壶酒，几样菜。方要吃酒，只听楼梯一响，有人说话：“合字并肩，招露把哈，悬窑上坐的鹦爪孙对了盘，急复溜扯活。”他说的是江湖黑话。胜官保一瞧，进来两个江洋大盗，小英雄就要在此拿贼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一回

碧眼蝉独战四寇 小神童智斗清风

话说胜官保听见楼下有人翻着江湖黑话上楼，他仔细一看，这人身高八尺，面皮微黑，黑中透紫，粗眉大眼，天灵盖有一个大肉疙瘩，身穿青洋绉大衫，青缎抓地虎靴子，手拿着大包袱。后面那人，身高六尺，面皮微黑，也是浓眉阔目，鹦鹉鼻子，咧腮嘴，身穿蓝布大褂，青洋绉褂裤，手拿大包袱。上得楼来，见楼上就是胜官保一人喝酒，这小孩倒也有趣，靠着楼窗。这两人也靠楼窗坐下，说：“伙计，你捡好吃的炸炒几样，不怕多花费钱。”胜官保一瞧，是剑峰山在案的逃军贼犯独角鬼焦礼、地理鬼焦智。胜官保认识他们两人，他们却不认识胜官保。胜官保心想：“这两贼由西安府逃军，我常听我爷爷说，要把他两个拿住，去见彭钦差。”想罢，就要拉杆棒动手。又一想：“我是个小孩子，他们两个人，我摔倒一个，那个过来，这个又起来，我能拿一个，不能拿两个，莫如到本地面带官兵前来，可以剪草除根。”想罢，胜官保把伙计叫过来说：“我这个小包裹，你给我看着，我下楼去去就来。”伙计说：“小爷，你交给我吧。”

胜官保出了会友楼，见对面来了一老者，便过去行礼，说：“借问老丈，这黄花铺哪里有武职衙门？本地有多少官兵？”老丈说：“这里就有千总衙门，学生你找衙门做什么？”胜官保说：

“找人。”那老丈说：“你由此往南走两箭地，往东进小胡同，朝北有座关帝庙，隔壁贴着斗封告条，那就是千总衙门。”胜官保问明白了，与老丈拱了拱手，一直往南去，走了有两箭之地，见东边有一条胡同，进去往北走，果然就是千总衙门。胜官保来到衙门门口说：“辛苦，哪位老爷该班”里面出来一位门讯头，年有四十多岁，说：“学生你找谁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找你们千总大老爷，调本处官兵，帮我去办案。”门讯头说：“你有什么凭据拿来，我给你去回一声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没有办案的文凭。”门讯头说：“但凭口说，怕我们老爷怪罪下来。”胜官保没法，只好回来，又一想：“凭我这身能为，也拿得住他了。”这叫艺高人胆大。他刚到会友楼门口，见对面来了一人。胜官保一瞧，正是碧眼金蝉石铸。

石铸自前日在胜家寨得了五福化毒散，八宝拔毒膏，连夜赶回灵宝县，见孔寿看看要死，浑身冰凉。他把化毒散用酒灌了一半，在镖伤口上用了一半，再用拔毒膏给他贴好。石铸说：“我告半天假。”公馆中的众办差官，这两天都在访拿飞云和清风。石铸来到黄花铺，天交正午，正遇胜官保站在会友楼门口发愁。

石铸说：“你早来了，为什么在这里发愣？”胜官保一见石铸，喜不自胜，说：“石爷爷！你别嚷，我告诉你一点事。”石铸说：“有什么事，你说吧。”胜官保把石铸拉在无人之处说：“刚才我到了会友楼，靠了楼窗，要了两样菜、一壶酒。我正在喝酒，听见楼下有人说江湖黑话，上来了两个人。我一瞧是剑峰山的独角鬼焦礼、地理鬼焦智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认识我。我常听我爷爷说，他们是西安府的逃军，我想要动手把他们拿住，又怕摔倒这个，那个过来，我没捱的工夫，这才下楼去找本地面的千总衙门，调官兵来帮着我拿。谁想他们说办案没文凭，他们不管，我无奈回来，正在发愁。石爷爷你来了甚好，此时二鬼在酒楼上吃酒，你我一人拿一个。”石铸一听，甚为喜悦，拉出杆棒

进了酒楼，胜官保就在外面等候。

石铸上了楼梯一看，二鬼正在吃酒。他发一声喊说：“好贼崽子，石大爷找遍天下，不想今天在此遇着，你们还跑得了么？”二鬼急忙打开包裹，取出虎尾三截棍，不敢与石铸交手，便跳下楼去。石铸说：“我把你这两个无知的小辈拿了，石大爷与你们仇深似海。”二鬼跳在当街，又见胜官保举杆棒过来，便撒腿就跑。石铸由楼上跳下来，同胜官保往北就追。追出北村口，有两条岔路，一条奔西北，一条奔正西，却不知二鬼往哪条路上去了。石铸说：“我往正西路，你往西北追，十五里地为止，追不上回头到会友楼见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是！”就往西北追去。

石铸往正西追出四五里地，见二鬼在对面树林中，手拉三截棍，正在那里站着，独角鬼焦礼说：“四弟，你我不用混了，要讲在剑峰山，谁不知焦家五鬼，今天叫石铸追得望影而逃，你我拉出虎尾三截棍，莫如跟他一死相拼。”二人见石铸追上来了，焦礼说：“姓石的！今天咱们一死相拼！”石铸说：“你两个该死的囚徒，我跟你们仇深似海。你兄弟不该串通班山、班立娥，盗去我的家口。我拿住你们，生食你二人之肉。”说着，抖杆棒扑向焦礼。焦礼摆三截棍照石铸头上就抡，石铸往旁边一闪，一杆棒就把焦礼捺了个筋斗。焦智赶了上来，石铸一回身，又把焦智捺倒。两个人哥哥起来，兄弟躺下，有十几个筋斗，摔的头昏转向，要跑也跑不了。这时，只见打正西树林之内，又跑出来一个和尚。石铸留心一看，正是飞云，拉手中刀说：“焦家二位兄弟不必害怕，我来帮你二人拿住石铸。”石铸心想：“这二鬼还拿不住，又来了一个和尚。”飞云摆手中蒺藜锤，照石铸就打，石铸一闪身，把飞云捺倒。石铸一人敌三人，着实累了，口中带喘，这三个贼人一瞧，喜出望外。

书中交代：飞云从何处来得这样巧呢？内有一段隐情。只因灵宝县双行刺，被众差官赶跑。飞云也不敢回葵花观，自己落荒

逃走，在灵宝县附近的一个所在，住了两天，听了听风声。他想：葵花观是去不得的了，莫若投奔黄花铺的静街太岁黄永，那里是绿林的窝子。今天走在这里，正遇二鬼跟石铸动手。他与焦家二鬼平素相识，就问：“三哥、四哥从哪里来”为何跟石铸动手？”焦礼说：“兄弟你不知道，我与石铸仇深似海，你帮我把他拿住，碎尸万段，方出我胸中恶气？”石铸一想：“三个贼人并力相拼，也不好办，胜官保这孩子又不知往哪里去了？”石铸正在盼念胜官保，自己眼看累得不行，有心跑吧，怪丢人的；要是不跑，工夫大了，就得死在他三人之手！

石铸心中正在盘算，又听见正西念无量佛，这来者并非别人，正是清风恶道于常业。他从公馆被马玉龙追跑，逃出城来，因找不着飞云，自己连夜回到葵花观，见着马道玄说：“大哥趁早逃走吧！我同飞云这个乱子惹得不小。”马道玄说：“留两个道童在庙里看守，我去云游四方，过一年半载再回来。师弟你上哪里去？”于常业说：“我上黄花铺，找我拜兄静街太岁黄永，暂避两三个月。”清风走到这里，见飞云三人正与石铸动手，要立斩石铸。不知石铸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二回，

胜奎公馆见钦差 石铸古庙逢贼寇

话说石铸正与飞云和二鬼动手，只见从正西来了一个老道，口念无量佛，正是清风恶道于常业，摆滚珠宝刀，上前就要动手。石铸说：“了不得！我一人敌他三人，就累乏了。老道一来。我只得甘拜下风。”老道把宝刀一顺说：“飞云贤弟！焦氏弟兄！你等闪开，待我过去将他拿住。”

石铸往圈外一跳，老道刚要上来，只见由正东跑来一个小孩，说：“石大爷，你在这里，我找你半天了。”石铸说：“你来吧，这个老道交给你拿，他是到公馆行刺的刺客，手中使的宝刀，你要留神。”胜官保说：“知道。”拉出龙头杆棒就扑奔老道。老道一瞧：这小孩子有十二三岁，拉着一条杆棒，其形像条长虫，上有蓝鳞，不知是什么所造，便把手中刀一顺，说：“你这小娃娃叫什么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姓胜，叫胜官保，外号人称小神童。你叫什么东西？通上名来！”清风道说了名姓，摆刀往下就刺，胜官保用杆棒往外一崩，只听得猛地一声响，金光迸现，吓得胜官保往旁边一闪，老道往圈外一跳，各看各的兵刃，彼此均无损伤。老道就知道这条杆棒厉害。胜官保一变招数，三五个照面，便把老道摔了个筋斗。老道爬起来，气得哇呀呀乱嚷：“山人自生人以来，未遇敌手，今天被你这小娃娃把山人摔倒，我跟你一死相拼！”胜官保说：“老道不要发威，小太爷不拿住你，誓不为人。”两个人就在这里大战一场。老道被胜官保的子午闷心钉打得痛苦难挨，见事情不好，只得甘拜下风了。他冲着和尚一使暗语，说：“合字急复溜扯活吧！”

清风、飞云同二鬼往西就跑，官保要去追赶，石铸说：“得了，不必去追，即便追上也拿不了。今天你要不来，我得死在他等之手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先往西北追了有十五里，不见二鬼，就回到了黄花铺，见你还没有回去，我才追来。”石铸说：“咱们同回酒楼喝酒去吧。”二人回到黄花铺会友楼，跑堂的说：“小爷，你的酒和菜都凉了。”石铸说：“给我们煎炒烹炸四个碟来，要两壶酒。”二人吃完饭，石铸给了钱，一同出了会友楼，直奔灵宝县。

到了公馆，听差人说：“石大爷回来了，你这个乱子惹大了。”石铸说：“什么事？莫非是孔寿死了？”听差人说：“不是。孔爷倒好了，是胜家寨胜奎老丈来了，说你把他一家人闹得五零

四散。”石铸说：“不对呀，我怎么会把他一家子闹的五零四散？我见见他去。”石铸到了里面，见胜奎正与大人说话。

书中交代：自从胜官保走后，胜玉环到前面来说：“老爷子！刚才我兄弟说他姊夫被毒药镖打了，送到家来，你到后面拿药，怎么不跟我说？”胜奎说：“不错，小姑爷是受了毒镖伤，现在灵宝县，石铸来此讨药，一千多里路程，谁能送得来？胜官保这孩子学坏了，说的瞎话，你到后头把他叫来。”派家人到后头各处找寻，胜官保却没了。胜奎一想：“了不得，这孩子必是叫石铸给拐去了。”派家人向四路追寻，到晚上回来，都说踪迹全无。胜奎埋怨胜玉环说：“你不该走出来，这必是官保偷了药，跟着石铸去了，明天我前去追他。”晚上又找了一夜。胜玉环便改扮成道姑，暗带单刀、镖囊和盘费，一早起身，寻找胜官保去了。

次日，胜奎听说胜玉环又走了，更加着急，带上盘费和金背刀，赶紧起程。一路上打听胜官保、胜玉环，并无下落。这天来到公馆，往里回禀，大人吩咐请进去。胜奎来到里面给大人行礼。大人赐了座位，胜奎便把石铸讨药时把胜官保诓骗出来，胜玉环听见武杰受了镖伤，也改扮私自出了胜家寨，至今并无音信的话说了一遍。大人叫把石铸叫上来，众人说：“石铸上黄花铺接胜官保去了。”

正在说着，石铸同胜官保进来了。官保见了胜奎，给他爷爷行了礼，石铸亦来见过胜三。大人说：“石铸，你到胜家寨去讨药，怎么说武杰被毒药镖打了？胜玉环私自出了胜家寨，皆因你多言之故。明天你带着胜官保、武杰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珮、孔寿，赵勇七个人，出去访问玉环的下落。”这八个人领命去了。天色已晚，各自安歇。次日吃过早饭，石铸带七个人出了公馆。彭兴追出来说：“大人吩咐，你们众位办差老爷出去访问，晚上大人在下站潼关等候。”石铸说：“是了。”

他带着七个人出了灵宝县，问武杰往哪里走？武杰说：“咱

们还是往西去。”这几人进了山口，走有十几里地，夏令天时，忽然下起小雨来了。石铸说：“这山道一沾雨真滑，访问事情，该找村庄镇店，进山口十几里，连村庄都没有一个。”胜官保用手一指说：“石大爷，前面树林里也许有村庄，咱们去避避雨。”众人赶紧向前奔去，只见切近是座高山，半山中有一带松林，露出红墙。众人到跟前一瞧，原来是座寺庙，正山门有块泥金匾，上写着“敕建玉圣庵”。众人到东角门打了几下，门里头没有人应。雨越下越大了，胜官保说：“叫也听不见，我跳进去开门吧。”胜官保跳进去把门开了，众人进去，又把门关上。众人往西一看是韦陀殿，韦陀的站像坐南向北，再过去是大肚弥勒佛，坐北向南，这殿倒也干净，就是黑点。石铸说：“别嚷！咱们就在这里避避雨。这庙是个尼姑庙，叫人瞧见了，不许咱们在这里。”

纪逢春闲不住，趴着供桌一瞧，有五碗饽饽，他这透骨饿，拿起来就吃。石铸坐着一想：“自己把胜官保带出来，胜玉环又跟着出来了，年轻的小媳妇，倘若有点岔，一来对不起胜三；二则对不起武杰。”纪逢春这里吃够了，来到北边，把大殿门上的窗户撒破。这时正下着毛毛雨，只见从大殿旁边的角门出来两个小尼姑，打着雨伞，纪逢春一瞧，眼就直了，头一个有十七八岁，刚剃了头，面似桃花，蛾眉皓齿，身穿鸡心白夏布小汗褂，品蓝中衣，漂白袜子，青缎子僧鞋，脖子上是银项链，渡金钩。两个人一样的打扮。听那尼姑说：“师弟，咱们当家的派人去请庄大爷了，活该这个道姑倒运，咱们师父把她治住，回头叫她陪庄大爷喝酒，如不依从，就把她搁在逍遥自在风流椅。”这小尼姑把二层大殿开开，进去，工夫不大，又出来往里院去了。

纪逢春见院中无人，慢慢把隔扇开开出去，到了院中，一直奔二层殿，把隔扇一推，进殿一瞧，也不知是什么佛爷？供桌上五供俱全，供桌头有一把罗圈椅。纪逢春过去往下一坐，只听走

弦一响，就将他抱住，两把钢钩把腿往左右一分，打屁股底下出来一个大活蛤蟆，往上一颠，咯吱咯吱直响！纪逢春不认得这是逍遥风流椅，按西洋削器制造，无论什么贞节烈妇，坐上就要失节，厉害无比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三回

纪逢春初试风流椅 胜玉环误入玉圣庵

话说纪逢春误上风流椅，便惊动了本庙主人。这玉圣庵原来不是什么清静禅寺，佛门善地。庙里当家的姓乌，叫乌赛花，是个绿林女贼，记名在这庙里带发修行。暗中勾引凤凰山的什么小孔雀吴通，在她庙中常来住宿。她收了两个徒弟，乃是良家姑娘，被她诓哄来的，年有十六七岁，长的十成人材，起名叫妙清、妙静，在庙中终日教以歌舞，并不拜佛念经。庙中还养着七八个婆子，八九打手。

昨日晚间，乌赛花正在庙中闲坐，外面有人打门。婆子出来问明，进去回禀说：“来了个道姑投宿。”乌赛花吩咐有请。这来者正是胜玉环，她自胜家寨出来，沿路找尼姑庵投宿，或者找大店自己包房住，一边找寻胜官保，一边访问大人公馆的下落。她要打听丈夫被何人的毒镖打伤，伤痕好了没有？今天走岔了路，赶不到镇店，来到玉圣庵叫门，里面把门打开了，过了二层殿，走东边屏门进去。胜玉环念声无量佛，与乌赛花彼此见礼。乌赛花让她落座，胜玉环说：“庵主贵姓？出家多少年了？”乌赛花说：“我姓乌，道号叫慈云。未领教道友仙乡何地，尊姓大名？”胜玉环说：“我姓胜，出家名字叫修真。”二人互问经卷，胜玉环都对答如流。胜玉环在家没事，本来熟读经卷，故此今日能对答

如流。两个人越谈越近，吃完了晚饭，各自安息。

次日早晨，玉环要走，乌赛花苦苦相留。摆上早饭，乌赛花就在酒内下了蒙汗药。胜玉环喝了两杯，只觉得昏昏沉沉，迷糊过去。乌赛花叫把她推在空房，又在后头的打手中把一个姓何的叫来。原来这个人姓何叫苦来，也是绿林中的毛贼，在庙中吃碗闲饭，跑跑道儿。他常到吴家堡来，给乌赛花去请吴通。今天叫他来，要他到吴家堡去把大老爷请来。

何苦来出了玉圣庵，径奔吴家堡。小孔雀吴通此时正在家中会客，他父亲叫吴延年，他有个兄弟叫癞头鼋^① 吴元豹，也是一身的好功夫，全是江湖的贼人。今天吴通正因他拜兄小鹞子周治由凤凰山来，二人见面，一起叙谈离别之情。家人献上茶来，说话之际，有人禀报说：“玉圣庵的何苦来，要见大爷，有要紧话说。”吴通所做的一些邪僻事，不敢叫周治知道，自己赶紧出来。何苦来过来请安，说：“我奉当家的命，来请大爷。昨天来了一个投宿的道姑，长得十分美貌，当家的已用迷魂酒把她迷住，请大爷到庵中去追欢取乐。”吴通说：“知道了，少时就去，你回去吧。”吴通转身进去，周治就问什么事？吴通不敢直言，只说：“大哥不必问，有些小事。你我多日不见，咱们吃酒吧！，吩咐摆酒，家人摆上酒来，吴元豹相陪，三人推杯换盏。周治说：“今天我是请你来的，七月二十是连环寨金钱豹金清的生日，这日遍请天下的水旱英雄，一则给他祝寿，二则作为群英会。”吴通说：“是日必到，何必哥哥来请。”说着话，推杯换盏，就把周治灌醉。天下起小雨来，周治便躺在客房睡着了。

吴通记念着上玉圣庵的事，告诉吴元豹说：“周大哥醒了问我，你就说上玉圣庵了。”自己穿上油靴，打着雨盖，叫家人备上马，带着四个家人出了吴家堡。一直奔玉圣庵来。来到玉圣庵

^① 鼋 (yuán, 音元) ——元鱼，即鳖。

下马叩门，有人把他接进去，家人把马拉到后院。

吴通来到东院，乌赛花说：“方才叫何苦来请你去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”吴通说：“凤凰山小鹞子周治来了，我陪他喝几杯酒，知道他的脾气不好，我没敢告诉他上这你里来。听何苦来说，昨天来了个小道姑、长得极好。”乌赛花说：“这个道姑真好，就怕她不依从。”吴通说：“不要紧，到前面大殿瞧瞧去。”两个尼姑回来说：“风流椅现在大殿，没有人动。”吴通说：“好，先叫厨房摆酒菜，预备整齐了。”

正说着话，就听前面大殿上一嚷：“小蝎子快来救命！”石铸同大众进二层殿，一瞧纪逢春这个样，都不禁大笑起来。武国兴拿出刀来，把椅子劈了，才把纪逢春救了下来。忽听外面说：“哪里来的这群小辈，敢在庙中搅闹？”石铸等出来一瞧，院中站着一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面如紫玉，盘着辫子，蓝绸裤褂，薄底快靴。手中擎着一根花枪，带了十来个打手。李环说：“你这庙中都不是好人，预备风流椅子，陷害妇女失节。这庙既是尼姑庵，哪里来的野男子？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孔雀吴通说：“大太爷名叫吴通，绰号人称小孔雀，我是凤凰山的寨主。这玉圣庵是我的家庙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李环说：“我等是彭钦差大人那里的办差官，奉大人谕，特来查拿盗贼，小辈别走！”说着抡刀就剁，吴通用花枪一拨，趁势分心就扎。三五个照面，李环被吴通一枪扎在腿上，忙往圈外一跳。李珮赶过去动手，几个照面也被吴通所伤。孔寿摆短链铜锤，抡起来就打，尚未分胜负，只见由里面来了一个年轻少妇，生得芙蓉粉面，头上青绢帕罩头，身穿蓝绸汁褂，品蓝绸中衣，系着根红洋绉汗巾。在她后面跟着两个小尼姑，各带单刀，蹿过来帮着吴通动手。纪逢春敌住乌赛花，武杰一人与两个小尼姑杀在一处。石铸抡杆棒跳过去，说：“贤弟你闪开，我来和他分个上下。”吴通一看石铸拉着这样的兵刃，并不认识，用枪分心就扎。石铸用杆棒